

归隐



书



奋斗一 生 的 川 叶 浅 予
 国西藏山 植 被 中
 年 前 的 时 髦 五 十 大
 圣 子 · 老 人 的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著



126
3980

著——黄宗英
冯亦代

归

隱

書

集

上海文艺出版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姜金城

装帧设计:周艳梅

归 隐 书 林

黄宗英 冯亦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6 字数 205,000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3,000

ISBN7-5321-1346-9/I·1053 定价: 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黄宗英和冯亦代的一本散文集。

他们是两朵美丽的晚霞,相依相伴,归隐书林……

黄宗英的作品,还是那么深情,那么浪漫,充满了可爱的天真。

冯亦代的作品,还是那么质朴,那么深沉,蕴藏着爱与恨的岩浆。

忆人、记事、写景、抒怀……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却相互辉映,形成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

AD305/04

1958 年在农村



1981 年在上海



1941 年在上海(16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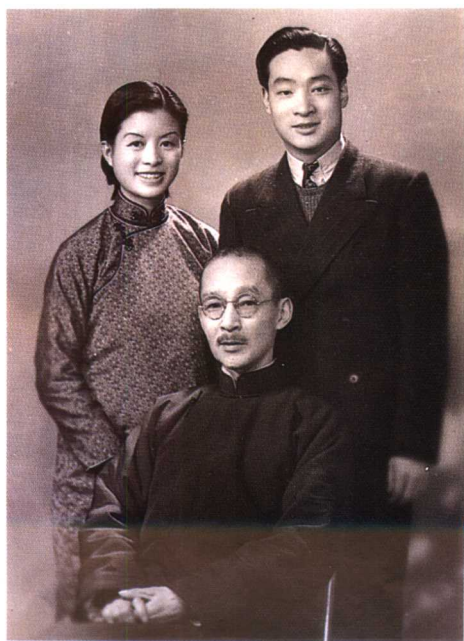


赵丹、黄宗英、女儿赵楠(60年代)

1935 年在上海沪江大学



冯亦代、安娜与父亲(1939 年)





1981 年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



1994 年在北京家中（陆中秋摄）



1993 年 11 月在北京



1994 年 3 月在海南島



1994 年 5 月在西藏米拉山



1993 年 11 月在北京家中 (蒋祖武摄)



1993 年 黄宗英、冯亦代在北京家中 (杨飞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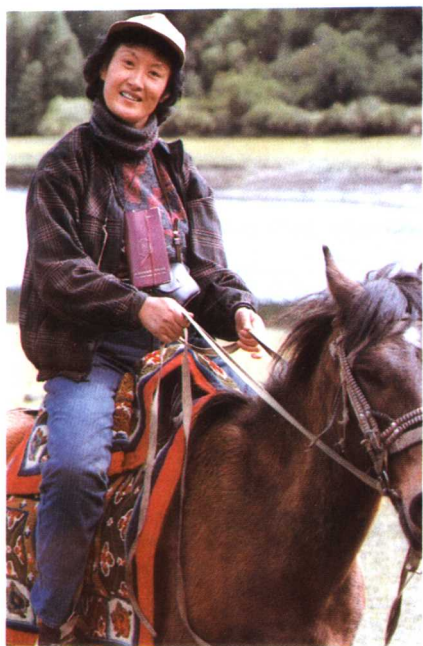
► 1990 年秋在《望长城》摄制组

▼ 1985 年访问德国



▲ 1992 年 6 月在上海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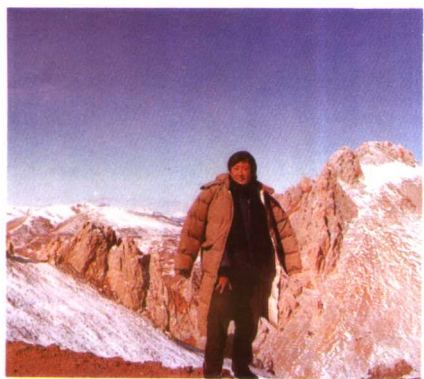
◀ 1992 年在上海（邵光潜摄）



1982 年在西藏



1984 年在深圳



1985 年在西藏雪山上



1985 年在济南黄河大桥

自作自受自甘心(代序)

黄宗英

真是自作自受。

冯亦代生于一九一三年,八十一岁,黄宗英生于一九二五年,六十九岁。大红证书使两者相加得数整整一百五十岁。不缺这、不缺那,衣食无虑,偏偏要赛着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来,变着法儿写文章,就像被一条鞭子抽打的两头牛,卖力地耕耘啊耕耘;连星星都瞧着累,直向他们打“该歇歇”的信号,而这两头属牛的老人还越写越欢势——这已是自作自受;出合集更自作自受;合集命题《归隐书林》更加自作自受到没话可说了。

没话说,也得写序。如果交不了稿,这本书就要延续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了。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是在大大小小的规矩里生存的,我自幼读书学字认定“规矩”一词是不变名词,原来却变化无穷。好吧,总不能“行百里半九十”。没话

说,写吧。为什么由我写序?只因冯亦代不会胡扯的功夫;也因为当我当过两年董事长总经理有那么点儿市场经济观念,论票房价值少学问的往往比多学问的高得不至一眼眼;学人冯亦代与艺人黄宗英的学问与名声比例错位。此刻正运笔还不知会写成啥模子个“序”,亦征订信息也。这手功夫,大专家不动这不专的脑子。我只得一再从上海打长途电话给北京冯亦代:别睬那个截稿期,有我呢,你别紧张得又犯脑血栓;咱们俩也都是乘高速电梯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几番十回的了,什么事都不在乎了……

言归正传。话说一九九四年四月。姜金城来到北京,来到我们的“乌篷船”般的“七重天”小屋。小屋狭小得两人走动必须礼貌让路,三人坐着就“满座”了;再来客就“佛堂里做功课”——“活佛”坐床“居士”盘腿了。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坐过、盘过许许多多大学问家和世交好友及他们的来自全球八方的下一代年轻人。姜金城是我在“文革”后期——也就是在前上海作家协会被判决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阎王殿分殿”“裴多菲俱乐部上海支部”之类罪状而撤销,把牛鬼蛇神及小喽罗们赶到干校批斗改造数载,在落实政策大潮中,怎能让无协会、无所属的“臭老九”们逍遥海塘之外,于是最后从奉贤干校上来,暂时“吊”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时,我也尚属于身份暧昧品类,可第一天坐在编辑室大屋里发给我一份厚厚的原稿,让我写审稿意见,一上午八点埋头到快十点了,大屋里没人吭声,静得来只听见掀纸声,和笔在纸上的窸窣声。我耐不住这群体静坐“扑哧”一声笑了:“你们天天这么过日子吗?”还抑不住肚子里的咯咯,众老少编辑看看我,尴尬表情各异,

可也还不出声。直到广播操的乐声大作,大家三三两两到阳台做操。有个青年到我身边像长辈教育“小把戏”般软语谴责我:“你刚才笑什么?以后别没事儿乱笑。”我敞开了笑起来:“我憋不住,我在牛棚里还笑嘛!”他眼都圆了:“你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又不是在大庭广众发言,”我未敛笑意,年轻人无奈地看着我!我觉得这样的青年少见多年了,就问:“贵姓?”答:“我叫姜金城。美女姜,金色的城池……”“嗯,金色城堡里的美女,好记,好记。”我又笑了起来。小姜没辙地:“你这个人……真是的。你会惹祸的……”从此,在“四人帮”后期的垂死挣扎、“帮四人”伺机反攻的大政治形势的折腾中,我和小姜渐渐成了密友。岂知我笑倒未惹祸,而他也不知怎的会惹来满院子大字报,使我相信的只是他当过兵、在部队里从事过医务工作、写诗——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的;如今也已是花白了头发的资深编辑了。我的书《星》《橘》《小木屋》都是他选编的。他掂得出我有几斤几两几分几厘。

屋小好聊天。夜里小姜就住在大楼底下防空洞改装的招待所里,时间也为我们延缓了他的脚步。我们掀天揭地述过去、现在、未来、生前、身后……谈了几天几晚。谈到既执笔为文称为作家,其作品是真金?九成金?K金?镀金?还是含镍的于人体有害的假首饰或废铅块?谈到平凡与不平凡的临界点、历史正角与反角的分水岭、“小人物”“大人物”和真的人的检测剂……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以偌大篇幅写小姜,只为说明,每个作家(只要不是乘政治之风暴发又倏然而逝的冒牌作家)身边都少不了有他(她)能通心默契的编辑。文坛兴衰、作品优劣,作品是否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编辑至要也。

谈啊谈，小屋的四面墙不存在了，“乌篷船”驶向广阔而漪涟的水面，一本冯黄合集的构架谈出来了。合集得先起个名，不然不好向出版社提计划，给“肚里儿”起名，难为了“爷娘娘舅”。那些天冯二哥和我一说这本书，常说我们俩怎样怎样、我们俩这么这么，我说：“先起个奶名儿就叫《我们俩》吧，”话一出口，倒把我自己吓得一激灵。我不记得自己此生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和任何男人一起时，公然说“我们俩”，更还要大字写在书皮上公诸于世。岂非……岂非……后来，在书排出校样后，与出版社反复商讨才定书名为《归隐书林》，这是我们俩走到一起的初衷。

我十五六岁步入社会，独立谋生；非常矜持并珍惜于少女的独立始而至今。一九四八年初我和赵丹结缡。彼时我们都是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基本演员；其时正酝酿拍影片《关不住的春光》，斟酌选用带点野性的姑娘（女主角）。赵丹悄悄告诉我组里提到的饰演名单里有我；说来这角色我演也蛮适合。可我赶快跟阿丹说：“别。你千万别搭棒头。你拍你的片子，我拍我的，别开夫妻老婆店。我反正不沾你的光。”卡前截后我与赵丹双双一起在影坛共卅二春秋，夫妻情、家庭爱，天地知。可是阿丹和我除了婚前合演影片《幸福狂想曲》外，婚后只在《乌鸦与麻雀》中彼此翻过几眼、在《聂耳》里握过一回手、《三毛流浪记》生日舞会大场面里并肩闪过一面、《武训传》中我为义丐旁白外，连档献艺寥寥无几，合影的照片都极少，不收藏也还被抄个彻底……而如今，我是怎么啦？我们的书稿已列入出版计划，叫好者众，就这么定了。冯亦代只眯眯笑，仿佛这主意没他的事，而我却仿佛自己是穿着游泳衣走在大马路上。我怎么

啦？

怎么啦？——我提这问题不是又结个死扣自己往里钻吗？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每一行为皆能圆满解释的。

也许赵丹、郑安娜九天九地有灵清楚明白，纵容呵护。

也许……也许这本小书也能为我并亦代答复于万一。

希望去岁携手“归隐书林”的金石藉章刻了没白刻，此志不该是梦里的月亮。

烙饼熟了，不是画的。是九二——九四的第二张烙合子了。是继江苏文艺出版社《命运的分号》冯黄合集后的合集之二。如蒙读者见怜垂爱，希望——反正豁出去了——继续自作自受自甘心，更不让读者腻味地烙出不伤胃口好味道的第三张烙合子、第四张、第五张……

1994年11月6日傍晚草成

7日上午9时誊清。